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元史卷一百九十八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列傳第八十五

孝友二

王庸字伯常雄州歸信人事李氏母以孝聞母有疾庸夜禱北辰至叩頭出血母疾遂愈及母卒哀毀幾絶露處墓前旦夕悲號一夕雷雨暴至隣人持寢席往欲蔽

之見庸所臥之地獨不霑濕咸嘆異而去後復有蜜蜂數十房來止其家歲得蜜蠟以供祭祀

黄贇字止敬臨江人父君道延祐間求官京師留贇江南時贇年幼及既長聞其父娶後妻居永平乃往省之則父殁已三年矣庶母聞贇來盡挾其貲去更嫁拒不見贇贇號哭語人曰吾之來爲省吾父也今不幸吾父已殁思奉其柩歸而窆之莫知其墓苟得見庶母示以葬所死不恨矣尚忍利遺財邪久之聞庶母居海濱亟

裹糧往庶母復拒之三日不納庶母之弟憐之與偕至永平屬縣樂亭求父墓又弗得齎哭禱於神一夕夢老父以杖指葬處曰見片磚即可得明日就其地求之庶母之弟曰真是已斂時有某物可驗啓朽棺得父骨以歸

石明三者與母居餘姚山中一日明三自外歸覓母不見見壁穿而卧内有三虎子知母為虎所害乃盡殺虎子礪巨斧立壁側伺母虎至斫其腦裂而死復往倚巖

石傍執斧伺候斫殺壯虎明三亦立死不仆張目如生所執斧牢不可拔

劉琦岳州臨湘人生二歲而母劉氏遭亂陷於兵琦獨事其父稍長思其母不置常歎曰人皆有母而我獨無輒歔欷泣下及冠請於父往求其母遍歷河之南北淮之東西數歲不得後求得於池州之貴池迎以歸養其後十五年而父歿又三年而母歿終喪猶疏食有司上其事旌表其門曰孝義

劉源歸德中牟人母吳氏年七十餘病甚不能行適兵火起且延至其家隣里俱逃源力不能救乃呼天號泣趨入抱母為火所焚而死

祝公榮字大昌處州麗水人隱居養親事母甚孝母歿居喪盡禮竈突失火公榮力不能救乃伏棺悲哭其火自滅鄉里異之塑二親像於堂朝夕事之如事生焉

陸思孝紹興山陰樵者性至孝母老病痢思孝醫禱久之不效思孝方欲刲股肉為糜以進忽夢寐間怳若有

神人者授以藥劑思孝得而異之即以奉母其疾遂愈

姜兼嚴州淳安人七歲而孤與二兄養母至孝母死兼哀慕幾絶既葬獨居墓下朝夕哭奠寂焉荒山中躬自樵爨疏食飲水一衰麻寒暑不易同里陳氏戴氏子不能事其父母聞兼之行懃感而悔皆迎養焉

胡伴侶鈞州密縣人其父實嘗患心疾數月幾死更數醫俱莫能療伴侶乃齋沐焚香泣告於天以所佩小刀於右脇傍刲其皮膚割脂一片煎藥以進父疾遂瘳其

傷亦旋愈朝廷乃表其門

王士弘延安中部人父溥有疾士弘傾家貲求醫見醫即拜遍禱諸神叩額成瘡父歿哀毀盡禮廬墓三年足未嘗至家墓廬上有奇鵲來巢飛鳥翔集與士弘親近若相狎然衆咸異之終喪復建祠於塋前朔望必往奠祭雖風雨不廢也有司上其事於朝旌表之

何從義延安洛川人祖良祖母李氏偕亡從義廬於墓側旦夕哀慕不脱絰帶不食菜果惟啖疏食而已事父

世榮母王氏孝養尤至伯祖溫伯祖母郝氏叔祖恭叔祖母賀氏叔祖讓叔祖母姜氏叔父珍叔母光氏皆無子比其亡也從義咸為治葬築高墳祭奠以禮時人義之

阿都齊大都固安州人天性篤孝幼孤養母母嘗有疾醫治不痊阿都齊礪其所佩小刀拜天泣曰慈母生我劬勞今當捐身報之乃割開左脇取肉一片作羮進母母曰此何肉也其甘如是數日而病愈

高必達建昌人五歲時父明大忽棄家遠游莫知所適必達既長晝夜哀慕乃娶妻以養母而歷往四方求其父十餘年不得見心愈悲忽相傳黄州全真道院中有虚明子者學道三十年矣本姓高氏建昌人也匿姓名為道人云必達詢問知為父即往拜之具言家世及已之所生歲月大父母之喪葬始末因哀號叩頭不已虚明猶瞑坐不顧久之斥曰我非汝父不去何為必達留侍左右不少懈辭氣哀惻可矜其徒謂虚明曰師有子

如此忍弗歸乎虚明不得已乃還家必達孝養篤至鄉里稱之

曾德漁陽人宗聖公五十七代孫母早亡父仲祥再娶左氏仲祥遊襄陽樂其土俗因擕左氏家焉亂兵陷襄陽遂失左氏德遍徃南土求之五年乃得於廣海間奉迎以歸孝養甚至有司以聞詔旌復其家

靳昺字克昌絳州曲沃人兄榮為奎章閣承制學士奉母王氏官於朝母殁昺與兄榮護喪還家至平定大雷

雨流水驟至曷伏柩上榮呼之避水曷不忍舍去遂為水所漂没後得王氏柩於三里外得曷屍於五里外詔賜孝子靳曷碑

黄道賢泉州人嫡母唐無子道賢在襁褓而生母蘇以疾去既長思念生母屢請於父得召之歸道賢竭力養二母得其歡心父病篤道賢晝夜奉湯藥不離膝下遍求良醫莫效乃夜禱於天願減已一紀之筭以益父壽其父遂愈至元統二年乃歿果符一紀之數道賢居喪

盡禮負土築墳廬於墓側蔬食終制至元二年有司上其事旌其門曰孝子黄氏之門

史彦斌邳州人嗜學有孝行至正十四年河溢金鄉魚臺墳墓多壞彦斌母卒慮有後患乃為厚棺刻銘曰邳州沙河店史彦斌母柩仍以四鐵環釘其上然後葬明年墓果為水所漂彦斌縛草為人置水中仰天呼曰母棺被水不知其處願天矜憐哀子之心假此芻靈指示母棺言訖涕泣横流乃乘舟隨草人所之經十餘日行

三百餘里草人止桑林中視之母柩在焉載歸復葬之

張紹祖字子讓潁州人讀書力學以孝行聞於朝特授河南路儒學教授至正十五年奉父避兵山間賊至執其父將殺之紹祖泣曰吾父耆德善人不當害請殺我以代父死且若等非父母所生乎何忍害人父也賊怒以戈擊之戈應手挫鈍因而相謂曰此真孝子我不可害乃釋之

李明德瑞州路上高縣人讀書有志操孝行篤至至正

十四年亂兵陷袁州因抄掠上高兵執其父欲殺之明德泣告曰子豈不能代父乎願勿害吾父也兵遂殺明德而免其父後以高壽終

張緝字士明益都膠州人性孝友能詩文至正七年與兄紳弟經同領鄉薦由澤州儒學正轉泰州幕職棄之養親居揚州十五年揚州亂緝母姬氏方卧病賊突入卧内舉槍欲刺姬緝以身蔽姬槍中緝脇三日而死

魏敬益字士友雄州容城人性至孝居母喪哀毀骨立

素好施與有男女失時者出資財為之嫁娶歲凶老弱之饑者為糜以食之敬益有田僅十六頃一日語其子曰自吾買四莊村之田十頃環其村之民皆不能自給吾深憫焉今將以田歸其人汝謹守餘田可無餒也乃呼四莊村民諭之曰吾買若等業使若等貧不聊生有親無以養吾之不仁甚矣請以田歸若等衆聞皆愕眙不敢受強與之乃受而言諸有司有司以聞於中書請加旌表丞相賀太平歎曰世乃有斯人哉

湯霖字伯雨龍興新建人早喪父事母至孝母嘗病熱更數醫弗能效母不肯飲藥曰惟得冰我疾乃可愈爾時天氣甚燠霖求冰不得累日號哭於池上忽聞池中戛戛有聲拭淚視之乃冰澌也亟取以奉母其疾果愈

孫抑字希武世居晉寧洪洞縣抑登進士第歷仕至刑部郎中關保之變挈父母妻子避兵平陽之柏村有亂兵至村剽掠拔白刃嚇抑母求財不得舉刃欲斫之抑亟以身蔽母請代受斫母乃得釋而抑父被虜去不知

所之或語之曰汝父被驅而東矣然東軍得所掠民皆殺之汝慎無往就死也抑曰吾可畏死而棄其父乎遂往出入死地屢瀕危殆卒得父以歸

石永紹興新昌人性淳厚事親至孝值亂兵掠鄉里永父謙孫年八十老不能行永負父匿山谷中亂兵執其父欲殺之永亟前抱父請以身代兵遂殺永而釋其父

王克己延安中部人父伯通歿克己負土築墳廬於墓側摩該縱兵暴掠縣民皆逃竄克己獨守墓不去家人

呼之避兵克己曰吾誓守墓三年以報吾親雖死不可棄也遂不去俄而兵至見其身衣𧝠經形容憔悴曰此孝子也遂不忍害竟終喪而歸

劉思敬延安宜君人事其繼母沙氏杜氏孝養之至無異親母父年八十兩目俱喪明會亂兵剽掠其鄉思敬負父避於巖穴中有兵至欲殺思敬思敬泣言曰我父老矣又無目我死不足惜使我父何依乎兵憐其孝不忍殺父子皆免於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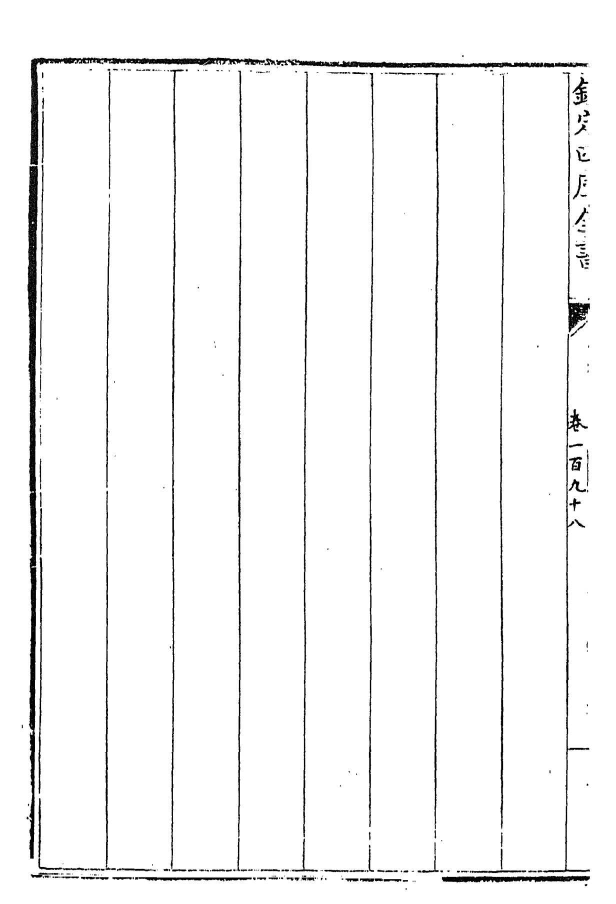
呂祐字伯通晉安人至正二十六年郡城破有卒入其室拔白刃脅其母林氏索財寶不得揮刃欲斫母祐急以身蔽母而奪其刃手指盡裂被傷仆地良久而甦開目視母曰母幸無恙我死無憾矣遂瞑目死

周樂溫州瑞安人宋狀元坦之後父日成通經能文海賊竊據溫州拘日成置海舟上樂隨往事其父甚謹一日賊酋遣人沉日成於水樂泣請曰我有祖母幸留父侍養請以己代父死不聽樂抱父不忍捨遂同死焉

元史卷一百九十八

元史卷一百九十八考證

石永紹興新昌人　萬姓統譜作石永壽按地理志紹興瑞州所屬並有新昌元史類編以永為瑞州新昌人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元史卷一百九十九至二百一

檢討臣翁樹培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朱鈴

元史卷一百九十九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列傳第八十六

隱逸

古之君子有經世之術度時不可為故高蹈以全其志使得其時未嘗不欲仕仕而行所學及物之功豈少哉後世之士其所縕蓄或未至而好以跡為高當邦有道

之時且遁世離羣謂之隱士世主亦苟取其名而强起之及考其實不如所聞則曰是欺世釣譽者也上下豈不兩失也哉元之隱士亦多矣如杜瑛遺執政書暨張特立居官之政則非徒隱者也蓋其得時則行可隱而隱頗有古君子之風而世主亦不强之使起可謂兩得也已自是以隱逸稱者蓋往往而有今摭其可傳者作隱逸傳

杜瑛字文玉其先霸州信安人父時昇金史有傳瑛長

七尺美鬚髯氣貌魁偉金將亡士猶以文辭規進取琰

獨避地河南緱氏山中時兵後文物凋喪琰搜訪諸書

盡讀之讀輒不忘而究其指趣古今得失如指諸掌間

關轉徙教授汾晉間中書鈕祜祿珪開府於相琰赴其

聘遂家焉與良田千畝辭不受術者言其所居下有藏

金家人欲發視輒止之後來居者果得黄金百斤其不

苟取如此歲己未世祖南伐至相召見問計琰從容對

曰漢唐以還人君所恃以為國者法與兵食三事而已

國無法不立人無食不生亂無兵不守今宋皆蔑之殆將亡矣興之在聖主若控襄樊之師委戈下流以擣其背大業可定矣帝悅曰儒者中乃有此人乎珙復勸帝數事以謂事不如此後當如彼帝納之心賢珙謂可大用命從行以疾弗果中統初詔徵珙時王文統方用事辭不就左丞張文謙宣撫河北奏為懷孟彰德大名等路提舉學校官又辭遺執政書其畧曰先王之道不明異端邪說害之也横流奔放天理不絶如線今天子神

聖後又輒輳言納計用先王之禮樂教化興明修復維
其時矣若夫簿書期會文法末節漢唐猶不屑也執事
者因陋就簡此焉是務良可惜哉夫善始者未必善終
令不能遡流求源明法正俗育材興化以拯數百千年
之禍僕恐後日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人或勉之仕
則曰後世去古雖遠而先王之所設施本末先後猶可
考見故為政者莫先於復古苟因習舊弊以求合乎先
王之意不亦難乎吾又不能隨時俛仰以赴機會將焉

用仕於是杜門著書一不以窮通得喪動其志優游道藝以終其身年七十遺命其子處立處愿曰吾即死當表吾墓曰緱山杜處士天歷中贈資德大夫翰林學士上護軍追封魏郡公謚文獻所著書曰春秋地理原委十卷語孟旁通八卷皇極引用八卷皇極疑事四卷極學十卷律呂律歷禮樂雜志三十卷文集十卷其於律則究其始研其義長短清濁周徑積實各以類分取經史之說以實之而折衷其是非其於歷則謂造歷者皆

從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歷元獨邵子以為天開於子取日甲月子星甲辰子為元會運世之數無朔虛無閏餘率以三百六十為嵗而天地之盈虛百物之消長不能出乎其中矣論閉物開物則曰開於己閉於戊五天之中也六地之中也戊己月之中星也又分卦配之紀年金之大定庚寅交小過之初六國朝之甲寅三月二十有三日寅時交小過之九四多先儒所未發掇其要著於篇云

張特立字文舉東明人初名永避金衛紹王諱易今名中泰和進士為偃師主簿改宣德州司候州多金國戚號難治特立至官俱往謁之有五將軍率家奴劫民羣羊特立命大索閭里遂過將軍家溫言誘之曰將軍宅寧有盜羊者邪聊視之以杜衆口潛使人索其後庭得羊數十遂縛其奴繫獄其子匿他舍捕得之以近族得減死論豪貴由是遵法民賴以全正大初遷洛陽令時軍旅數起郡縣窘迫東帥赫舍哩約赫德又侮慢儒士

會移鎮陜右道經洛陽見特立淳古不禮之遽責令治
糗具期三日足後期如軍法縣民素賢特立爭輸於庭
帥大奇之旣而拜監察御史首言世宗諸孫不宜幽囚
尚書左丞廷扎舒嚕與民爭田參知政事圖克坦烏登
謟事近習皆當罷黜執政者忌之會平章政事巴薩搞
軍陜西特立又劾其掾不法巴薩訴於哀宗言特立所
言事失實哀宗宥之遂歸田里特立通程氏易晚教授
諸生東平嚴實每加禮焉歲丙午世祖在潛邸受王印

首傳旨諭特立曰前監察御史張特立養素丘園易代
如一今年幾七十研究聖經宜錫嘉名以光潛德可特
賜號曰中庸先生又諭曰先生年老目病不能就道故
令趙寶臣諭意且名其讀書之堂曰麗澤壬子歲復降
璽書諭特立曰白首窮經誨人不倦無過不及學者宗
之昔己賜嘉名今復諭意癸丑特立卒年七十五中統
二年詔曰中庸先生學有淵源行無瑕玷雖經喪亂不
改故常未遂丘園之賁俄興窀穸之悲可復賜前號以

彰寵數特立所著書有易集說歷年係事記
杜本字伯原其先居京兆後徙天台又徙臨江之清江
遂為清江人本博學善屬文江浙行省丞相呼哩木得
其所上救荒策大奇之及入為御史大夫力薦於武宗
嘗召至京師未幾歸隱武夷山中文宗在江南時聞其
名及即位以幣徵之不起至正三年右丞相托克托以
隱士薦詔遣使賜以金織文幣上尊酒召為翰林待制
奉議大夫兼國史院編修官使者致君相意趣之行至

杭州稱疾固辭而致書於丞相曰以萬事合為一理以萬民合為一心以千載合為一日以四海合為一家則可言制禮作樂而躋五帝三王之盛矣遂不行本湛靜寡欲無疾言遽色與人交尤篤於義有貧無以養親無貲以為學者皆濟之平居書冊未嘗釋手天文地理律歷度數靡不通究尤工於篆隸所著有四經表義六書通編十原等書學者稱為清碧先生至正十年卒年七十有五時有張樞子長者婺之金華人亦屢徵不起樞

幼聰慧外家潘氏蓄書數萬卷樞盡取而讀之過目輒
不忘既長肆筆成章頃刻數千言有問以古今沿革政
治得失宇宙之分合禮樂之廢興以至帝號官名歲月
先後歷歷如指諸掌其為文務推明經史以扶翼教道
尤長於紀事嘗取三國時事撰漢本紀列傳附以魏吳
載記為續後漢書七十三卷臨川危素稱其立義精密
可備勸講朝廷取其書寘宣文閣浙東部使者交薦之
前後章九上至正三年命儒臣纂修遼金宋三史右丞

相托克托以監修國史領都總裁辟樞本府長史力辭不拜七年申命史臣纂修本朝后妃功臣傳復以翰林修撰儒林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召樞俾與討論復避不就使者强之行至杭州固辭而歸嘗著春秋三傳歸一義三十卷刋定三國志六十五卷林下竊議曲江張公年譜各一卷㡮帚編若干卷至正八年卒年五十有七

孫轍字履常其先自金陵徙家臨川轍幼孤母蔡氏教

之知警策自樹立比長學行純篤事母甚孝家居教授門庭蕭然而考德問業者日盛郡中俊彦有聲者皆出其門轍與人言一以孝弟忠信為本辭溫氣和聞者莫不油然感悟待親戚鄉里禮意周洽言論間未嘗幾微及人過失長短士子至郡者必來見部使者長吏以下仁且賢者必造焉轍樂易莊敬接之以禮言不及官府憲司屢辟皆不就江西行省特以遺逸舉轍一人轍善為文章吳澂嘗敘其集曰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

其見稱許如此元統二年年七十有三卒於家同郡吴定翁字仲谷其先當宋初自金陵來徙定翁幼嵗儼如成人寒暑衣冠不少懈清修文雅與孫轍齊名而最善為詩揭傒斯稱其幽茂疎澹可比盧摯御史及江西之方伯牧守部使者辟薦相望終身不為動程鉅夫嘗貽書曰臨川士友及門者踵相接也何相望足下耿耿如玉人而不可得見乎定翁嘗曰士無求用於世惟求無媿於世人以為名言

何中字太虛撫之樂安人少穎拔以古學自任家有藏書萬卷手自校讐其學弘深該博廣平程鉅夫清河元明善柳城姚燧東平王搆同郡吳澂揭傒斯皆推服之至順二年江西行省平章全約珠聘為龍興郡學師明年六月以疾卒所著有易類象二卷書傳補遺十卷通鑑綱目測海三卷知非堂藁十七卷同郡危復之字見心宋末為太學生師事湯漢博覽羣書好讀易尤工於詩至元初元帥郭昂屢薦為儒學官不就至元中朝廷

累遣奉御察罕及翰林應奉詹玉以幣徵之皆弗起隱於紫霞山中士友私謚曰貞白先生

武恪字伯威宣德府人初以神童遊學江南吳澂為江西儒學副提舉薦入國學肄業明宗在潛邸選恪為說書秀才及出鎮雲南恪在行明宗欲起兵陝西恪諫曰太子北行於國有君命於家有叔父之命今若向京師發一箭史官必書太子反左右惡恪言乃曰武秀才有母在京合遣其回恪遂還京師居陋巷教訓子弟文宗

知其名除秘書監典簿秩滿丁内艱再除中瑞司典簿
改汾西縣尹皆不起或勸之仕恪曰向為親屈今親
己死不復仕矣居數歳會朝廷選守令台哈布哈舉恪為
平陽沁水縣尹亦不赴近臣又薦為授經郎恪遂陽為
瘖瘂不就恪好讀周易每日堅坐或問之曰先生之學
以何為本恪曰以敬為本所著有水雲集若干卷其從
學者多有所成佛嘉努為太尉諤勒哲布哈僉樞密院
事皆有賢名

元史卷一百九十九

元史卷一百九十九考證

杜瑛傳中書鈕祜祿開府於相　按蘇天爵撰杜瑛行狀云鈕祜祿開府彰德地理志彰德唐相州地據此則原文應是開府於相作為相誤

張特立傳赫舍哩約赫德延扎舒嚕　赫舍哩約赫德金史作紇石烈牙吾塔此作紇石烈牙兀䚟延扎舒嚕金史作顏盞世魯此作顏盞石魯今畫一改

巴薩訴於哀宗言特立所言事失實哀宗宥之　原本

作世宗傳上言金世宗遂連及誤書按特立正大初為洛陽令正大金哀宗號在金世宗後三十餘年又按巴薩為平章亦在哀宗末據改

杜本傳所著有四經表義六書通編十原等書　按危素撰本墓碑有清江碧嶂集及同文正聲韻類等書又傳内附張樞列其著作凡六而名賢錄稱樞録宋末仗節諸人名及宋季逸事傳皆未載

孫轍傳吳定翁與轍齊名最善為詩揭傒斯稱其可比

盧摰　按元史不立摰傳畿輔通志載摰涿郡人官翰林學士書史會要摰字處道元初稱能詩者以摰為首所著有疎齋集

元史卷二百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列傳第八十七

列女一

霍氏二婦　王德政妻　濟嚕克沁

殷氏　朱虎妻　閻氏

馬英　馮氏　李君進妻

朱淑信　葛妙真　王氏

張義婦　丁氏　趙美妻

托克托鼐　趙彬妻　貴格

臺叔齡妻　李智貞　蔡三玉

古者女子之居室也必有傅姆師保為陳詩書圖史以

訓之凡左右佩服之儀内外授受之別與所以事父母舅姑之道蓋無所不備也而又有天子之后妃諸侯之夫人躬行於上以率化之則其居安而有淑順之稱臨變而有貞特之操者夫豈偶然哉後世此道既廢女生而處閨闥之中溺情愛之私耳不聆箴史之言目不覩防範之具由是動踰禮則而往往自放於邪僻矣苟於是時而有能以懿節自著者焉非其生質之美則亦豈易致哉史氏之書所以必錄而弗敢畧也元受命百餘

年女婦之能以行聞於朝者多矣不能盡書采其尤卓異者具載於篇其間有不忍夫死感慨自殺以從之者雖或失於過中然較之苟生受辱與更適而不知愧者有間矣故特著之以示勸厲之義云

崔氏周珠赫妻也丁亥歲從珠赫官平陽金將來攻城克之下令官屬妻子敢匿者死時珠赫以使事在上黨崔氏急即抱幼子禎以詭計自言於將將信之使軍吏書其臂出之崔氏曰婦人臂使人執而書非禮也以金

賂吏使書之紙吏曰吾知汝誠賢婦然令不敢違令崔自揎袖吏懸筆而書焉既出有言其詐者將愬命追之崔與禎伏土窖三日得免既與珠赫會未幾珠赫以病亡崔年二十九即大慟柩前誓不更嫁斥去麗飾服皂布弊衣放散婢僕躬自紡績悉以資產遺親舊有權貴使人諷求娶輒自爬毀其面不欲生四十年未嘗妄言笑預吉會治家教子有法人比古烈婦云

周氏灤平石城人年十六適李伯通生一子名易金末

伯通監豐潤縣國兵攻之城破不知所終周氏與易被虜謂偕行者曰人苟愛其生萬一受辱不如死也即自投於塹主者怒拔佩刀三刃其體而去得不死遂攜易而逃間關至汴績紝以自給教易讀書有成

楊氏東平須城人夫郭三從軍襄陽楊氏留事舅姑以孝聞至元六年夫死戍所母欲奪嫁之楊氏號痛自誓乃已久之夫骨還舅曰新婦年少終必他適可令吾子鰥處地下耶將求里人亡女骨合瘞之楊氏聞益悲不

食五日自經死遂與夫共葬焉

胡烈婦渤海劉平妻也至元七年平當戍棗陽車載其家以行夜宿沙河傍有虎至銜平去胡覺起追及之持虎足顧呼車中兒取刀殺虎虎死扶平還至季陽城求醫以傷卒縣官言狀命恤其母子仍旌異之至大間建德王氏女父出耘舍傍遇豹為所噬曳之升山父大呼女識父聲驚趨救以父所棄鋤擊豹腦殺之父乃得生

闞文興妻王氏名醜醜建康人也文興從軍漳州為其

萬户府知事王氏與俱行至元十七年陳弔眼作亂攻漳州文興率兵與戰死之王氏被掠義不受辱乃紿賊曰俟吾葬夫即汝從也賊許之遂脱得負屍還積薪焚之火既熾即自投火中死至順三年事聞贈文興侯爵謚曰英烈王氏曰貞烈夫人有司為立廟祀之號雙節云

郎氏湖州安吉人宋進士朱甲妻也朱嘗仕浙東以郎氏從至元間朱歿郎氏護喪還至玉山里留居避盜勢

家柳氏欲强聘之郎憘不從夜棄裝奉柩遁柳邀之中
道復死拒得免家居養姑甚謹姑嘗病郎禱天刲股肉
進啖而愈後姑喪以哀聞大德十一年旌美之又有東
平鄭氏大寧杜氏安西楊氏竝少寡守志割體肉療姑
病
秦氏二女河南南陽人逸其名父嘗有危疾醫云不可
攻姊閉户默禱鑿已腦和藥進飲遂愈父後復病欲絶
妹刲股肉置粥中父小啜即甦孫氏女河間人父病癩

十年女禱於天求以身代且吮其膿血旬月而愈許氏女安豐人父疾割股啖之乃痊張氏女廬州人嫁為高垕妻母病目喪明張氏歸省抱母泣以舌舐之目忽能視州縣各以狀聞褒表之

焦氏涇陽袁天祐妻也天祐祖父姑皆從軍歿祖母楊氏母焦氏竝家居守志至元二十三年天祐復從征死甘州妻焦氏年少宗族欲改嫁之焦氏哭且言曰袁氏不幸三世早寡自祖姑以來皆守節義豈可至吾而遂

廢乎吾生爲袁氏婦死則葬袁氏土爾終不能改容事他人也衆不敢復言周氏澤州人嫁爲安西張興祖妻年二十四興祖歿舅姑欲使再適周氏弗從曰妾家祖父皆早世妾祖母妾母竝以貞操聞妾或中道易節是忘故夫而辱先人也夫忘故夫不義辱先人不孝不孝不義妾不爲也遂居嫠三十年奉舅姑生事死葬無違禮其父與外祖皆無後葬祭之禮亦周氏主之有司以聞竝賜旌異

趙孝婦德安應城人早寡事姑孝家貧傭織於人得美食必持歸奉姑自啖麤糲不厭嘗念姑老一旦有不諱無由得棺乃以次子鬻富家得錢百緡買杉木治之棺成置於家南隣失火時南風烈甚火勢及孝婦家孝婦亟扶姑出避而棺重不可移乃撫膺大哭曰吾為姑賣兒得棺無能為我救之者若莫大焉言畢風轉而北孝婦家得不焚人以為孝感所致

霍氏二婦尹氏楊氏夫家鄭州人至元間尹氏夫耀卿

歿姑命其更嫁尹氏曰婦之行一節而已再嫁而失節妾不忍為也姑曰世之婦皆然人未嘗以為非汝獨何恥之有尹氏曰人之志不同妾知守妾志爾姑不能强楊氏夫顯卿繼歿處姑欲其嫁即先白姑曰妾聞娣姒猶兄弟也宜相好焉今姒既留妾可獨去乎願與共修婦道以終事吾姑姑曰汝果能若是吾何言哉於是同處二十餘年以節孝聞又有邠州任氏乾州田氏皆一家三婦俱少寡誓不他適戮力蠶桑以養舅姑事聞竝

命褒表
王德政妻郭氏大名人少孤事母張氏孝謹以女儀聞於鄉及笄富貴家慕之爭求聘張氏不許時德政教授里中年四十餘貌甚古陋張氏以貧不能教二子欲納德政為壻使教之宗族皆不然郭氏慨然順母志既婚與德政相敬如賓屬教二弟有成未幾德政卒郭氏年方二十餘厲節自守甚有貞名大德間表其家
濟嚕克沁蒙古氏年二十六夫呼圖克病卒誓不再醮

孝養舅姑逾十五年舅姑歿塵衣垢面廬於墓終身至元間旌之其後又有冀城宋仲榮妻梁氏舅歿負土為墳懷孟何氏大名趙氏竝以夫歿守志養舅姑以壽終親負土築其墳高三丈餘

段氏隆興霍榮妻也榮無子嘗乞人為養子榮卒段氏年二十六養舅姑以孝稱舅姑歿榮諸父仲汶貪其產謂段曰汝子假子也可令歸宗汝無子宜改適霍氏業汝無預焉段曰家貲不可計但再醮非義尚容妾思之

即退入寢室引針刺面墨清之誓死不貳大德二年府上狀中書給羊酒幣帛仍命旌門復役如制又有興和吳氏自刺其面成紀謝思明妻趙氏自髠其髪冀寧田濟川妻武氏溧水曹子英妻尤氏嚙指滴血竝誓不更嫁各以有司為請旌之

朱虎妻茅氏崇明人大德間虎官都水監坐罪籍其家吏録送茅氏及二子赴京師太醫提點師甲乞歸家欲妻之茅氏誓死不從母子三人以裾相結連晝夜倚抱

號哭形貌銷毀師知不可奪釋之茅氏託居永明尼寺
憂憤不食卒
聞氏紹興俞新之妻也大德四年新之歿聞氏年尚少
父母慮其不能守欲更嫁之聞氏哭曰一身二夫烈婦
所恥妾可無生可無恥乎且姑老子幼妾去當令誰視
也即斷髮自誓父知其志篤乃不忍強姑久病風且失
明聞氏手滌溷穢不怠時漱口上堂舐其目目為復明
及姑卒家貧無資傭工與子親負土葬之朝夕悲號聞

者慘惻鄉里嘉其孝為之語曰欲學孝婦當問俞母又有劉氏渤海李五妻也少寡父母使再醮不從舅患疽劉禱於天數日潰吮其血乃愈旣而親挽小車載舅詣岳祠以答神貺

馬英河內人性孝友父喪哀毀二兄繼歿英獨事母甚謹又奉二寡嫂與居使得保全婺節及喪母卜地葬諸喪親負土為四墳手植松柏廬墓側終身趙氏女名玉兒冠州人嘗許為李氏婦未婚夫死遂誓不嫁以養父

母父母歿負土爲墳鄉里稱孝焉

馮氏名淑安字靜君大名官家女山陰縣尹山東李如忠繼室也如忠初娶蒙古氏生子任數歲而卒大德五年如忠病篤謂馮曰吾已矣其柰汝何馮氏引刀斷髮自誓不他適如忠歿兩月遺腹生一子名伏李氏及蒙古氏之族在北聞如忠歿於官家多遺財相率來山陰馮氏方病乘間盡取其貲及子任以去馮不與較一室蕭然唯餘如忠及蒙古氏之柩而已朝夕哭泣隣里不

忍聞久之鬻衣權厝二柩戢山下擕其子廬墓側時年始二十二羸形苦節為女師以自給父母來視之憐其孤苦欲使更事人馮爪面流血不肯從居二十年始護喪歸葬汶上齊魯之人聞之莫不嘆息

李君進妻王氏遼陽人大德八年君進病卒卜葬將發引親戚隣里咸會王氏謂衆曰夫婦死同穴義也吾得從良人逝不亦可乎因撫棺大慟嘔血升許即仆於地死衆為斂之與夫柩竝葬送者數百人莫不洒泣伊喇

氏同知湖州路事耶律呼圖克布哈妻也夫歿割耳自誓既葬廬墓側悲號不食死趙氏名哇兒大寧人年二十夫蕭氏病劇謂哇兒曰我死汝年少若之何哇兒曰君幸自寬脫有不可諱妾不獨生必從君地下遂命匠制巨棺夫歿即自經死家人同棺歛葬焉又有雷州朱克彬妻周氏大都費巖妻王氏邁格妻耶律氏曹州鄭臘兒妻康氏陜州陳某妻别娥娥大同宋堅童妻班氏李安童妻胡氏晉州劉恕妻趙氏冀寧王思忠妻張氏

饒州劉楫妻趙氏東平徐順妻彭氏大寧趙雁兒妻安氏陳恭妻張氏武壽妻劉氏宋敬先妻謝氏薩里妻蕭氏古城魏貴妻周氏任城郭灰兒妻趙氏棗陽朱某妻丁氏葉縣王保子妻趙氏興州某氏妻魏氏灤州裴某妻董貴哥成都張保童妻郝氏利州高托卜嘉妻白氏河南楊某妻盧氏蒙古氏泰珠妻額卜齊桑烏遜妻托克托沁竝早寡不忍獨生以死從夫者事聞悉命褒表或賜錢贈謚云

朱淑信山陰人少寡誓不再嫁一女妙淨㓜哭父雙目並失明及長擇偶者不至家貧歲凶母子相依以苦節自厲士人王士貴重其孝乃求娶焉

葛妙真宣城民家女九歲聞日者言母年五十當死妙真即悲憂祝天誓不嫁終身齋素以延母年母後年八十一卒輝和爾氏三女家錢塘諸兄遠仕不歸母思之疾三女欲慰母意共斷髮誓天終身不嫁以養母同力侍護四十餘年母竟以壽終事上並賜旌異

王氏燕人張邁努妻也年十六邁努官錢塘病歿葬城西十里外王氏每旦被髮步往奠之伏墓大慟欲絶久而致疾舅姑力止其行乃已服闋舅姑謂之曰吾子已歿新婦年尚少宜自圖終身計毋徒淹吾家也王氏泣曰父母命妾奉箕帚於張子今夫不幸早逝天也此足豈可復履他人門乎固不從煢居三十年貞白無少玷

又有馮翊王義妻盧氏睢陽劉澤妻解氏東平陽三妻張氏並守志有節命旌其門

張義婦濟南鄒平人年十八歸里人李伍伍與從子零戍福寧未幾死戍所張獨家居養舅姑甚至父母舅姑病凡四刲股肉救不懈及死喪葬無遺禮既而歎曰妾夫死數千里外妾不能歸骨以葬者以舅姑父母在無所仰故也今不幸父母舅姑已死而夫骨終暴棄遠土使無妾即已妾在敢愛死乎乃卧積冰上誓曰天若許妾取夫骨雖寒甚當得不死踰月竟不死鄉人異之乃相率贈以錢大書其事於衣以行行四十日至福寧見

零問夫葬地則榛莽四塞不可識張哀慟欲絶夫忽降於童言動無異其生時告張死時事甚悲且指示骨所在處張如其言發得之持骨祝曰爾信妾夫耶入口當如冰雪黏如膠已而果然官義之上於大府使零護喪還給錢使葬仍旌門復其役

丁氏新建鄭伯文妻也大德間伯文病將歿丁氏與訣曰妾自得侍巾櫛誓與偕老君今不幸疾若是脫有不諱妾當從但君父母已老無他子婦侍養妾蜀復自亡

使君父母食不甘味則君亦不瞑目矣妾且忍死以奉其餘年必不改事他人以負君於冥冥也伯文卒丁氏年二十七居喪哀毀服既除父母屢議奪嫁之丁氏每聞必慟哭曰妾所以不死者非茍生有他志也與良人約將以事舅姑耳今舅姑在堂固無恙妾可棄去而不信於良人乎父遂止舅姑嘗病丁氏夙夜護視衣不解帶及死喪葬盡禮事上表其門白氏太原人夫慕釋氏道棄家為僧白氏年二十留養姑不去服勤績紝以供

租賦夫一日還廹使他適白斷髮誓不從夫不能奪乃去姑年九十卒竭力營葬畫姑像祀之終身

趙美妻王氏內黃人至治元年美溺水死王氏誓守志舅姑念其年少無子欲使更適人王氏曰婦義無再醮且舅姑在妾可棄而去耶舅姑乃欲以族姪與繼婚王氏拒不從舅姑廹之力王氏知不免即引繩自經死李

冬兒甄城人丁從信妻也年二十三從信歿服闋父母呼婦問之曰汝年少居孀又無子何以自立吾為汝再

擇壻何如冬兒不從詒從信冢哭欲縊墓樹上家人防之不果日暮還從信家夜二鼓入室更新衣自經死李氏濱州惠髙兒妻也年二十六髙兒歿父欲奪歸嫁之李氏不從自縊而死

托克托鼐昂吉爾氏有色善女工年二十六夫哈喇布哈卒前妻有二子皆壯無婦欲以本俗制收繼之托克托鼐以死自誓二子百計求遂托克托鼐恚罵曰汝禽獸行欲妻母耶若死何面目見汝父地下二子慙懼謝罪

乃析業而居三十年以貞操聞王氏成都李世安妻也年十九世安卒夫弟世顯欲收繼之王氏不從引刃斷髮復自割其耳創甚親戚驚嘆為醫療百日乃愈狀上旌之

趙彬妻朱氏名錦哥洛陽人也天歷初西兵掠河南朱氏遇兵五人被執逼與亂朱氏拒曰我良家婦豈從汝賊耶兵怒提曳箠楚之朱氏度不能脫即紿謂之曰汝幸釋我舍後井傍有瘞金當發以遺汝兵信之乃隨其

行朱氏得近井即抱三歲女踴身赴井中死是歲又有偃師王氏女名安哥從父避兵印山丁家洞兵入搜得之見安哥色美驅使出欲污之安哥不從投澗死有司言狀並表其廬

貴格蒙古氏同知宣政院事羅五十三妻也天歷初五十三得罪貶海南籍其家詔以貴格賜近侍茂罕茂罕親率車騎至其家迎之貴格度不能免令婢僕以飲食延茂罕於廳事如廁自經死

臺叔齡妻劉氏順寧人也粗知書克修婦道一日地震屋壞壓叔齡不能起家復失火叔齡母前救不得欲就焚叔齡望見呼曰吾已不可得出當亟救吾母劉謂夫妹曰汝救汝母汝兄必死吾不用復生矣即自投火中死火滅家人得二屍燼中猶手相握不開官嘉其烈上於朝命錄付史臣

李智貞建寧浦城人父子明無子智貞七歲能讀書九歲母病調護甚謹及卒哀慟欲絶不茹葷三年治女工

供祭祀及奉父甘旨不乏鄉里稱為孝女父嘗許為鄭全妻未嫁從父客邵武邵武豪陳良悅其慧強納采求聘智貞斷髮拒之且數自求死良不能奪卒歸全事舅姑父母皆有道泰定間全病歿智貞悲泣不食數日而死

蔡三玉龍溪陳端才妻也盜起漳州掠龍溪父廣瑞與端才各竄去三玉獨偕夫妹出避鄰祠中盜入斫夫妹見三玉美不忍傷與里婦歐氏同驅納舟中行至柳營

江迫妻之三玉佯許諾因起更衣自投江水而死越三日屍流至廣瑞舟側廣瑞識為女收斂之歐氏脫歸言狀有司高其操為請表之乃命旌門復役仍給錢以葬

元史卷二百

元史卷二百考證

闞文興妻王氏傳至順三年贈文興侯爵謚曰英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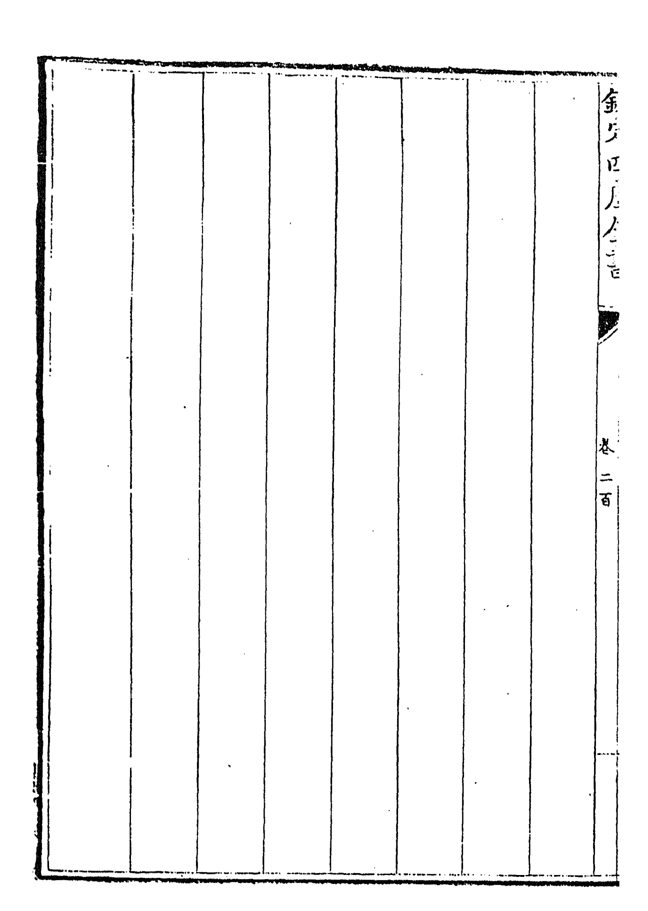
按順帝紀元統二年五月贈文興英毅侯與傳互異

霍氏傳乾州田氏一家夫婦俱少寡誓不他適　按續

通考田大妻郝氏田二妻胥氏田三妻周氏

李君進妻王氏　君進續通考作君用傳內趙氏哇兒

夫蕭氏續通考作趙哇兒妻蕭氏



元史卷二百一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列傳第八十八

列女二

武用妻蘇氏真定人徙家京師用疾蘇氏刲股為粥以進疾即愈生子德政四歲而寡夫之兄利其資欲逼而嫁之不聽未幾夫兄舉家死惟餘三弱孫蘇氏取而育

之德政長事蘇氏至孝蘇氏死時天大旱德政方掘地求水以供葬事忽二蛇躍出德政因默禱焉二蛇一東一北隨其地掘之果得泉有司上其事旌復其家

任仲文妻林氏寧海人家甚貧年二十八而寡姑患風疾不良於行林氏旦暮扶侍惟謹撫育三子皆有成年一百三歲而卒

江文鑄妻范氏名妙元奉化人年二十一歸于江及門未合巹夫忽以痼疾卒范曰我既入江氏之門即江氏

婦也豈以夫亡有異志哉遂居江氏之家撫諸姪江森江道如己子卒年九十五有柳氏者薊郡人為戶部主事趙野妻未成婚而野卒柳哭之盡哀誓不再嫁其兄將奪其志柳曰業已歸趙氏雖未成婚而夫婦之禮已定矣雖凍餓死豈有他志哉後寢疾不肯服藥曰我年二十六而寡今已逾半百得死此疾幸矣遂卒

姚氏餘杭人居山谷間夫出刈麥姚居家執爨母何氏往汲澗水久而不至俄聞覆水聲亟出視則虎銜其母

以走姚倉卒往逐之即以手毆其脇隣人競執器械以從虎乃置之而去姚負母以歸求藥療之奉養二十餘年而卒又方寧妻宮勝娘者建寧人寧耨田勝娘饁之見一虎方攫其夫勝娘即棄饁奮梃連擊之虎舍去勝娘負夫至中途而死有司以聞為旌復其家

衣氏汴梁儒士孟志剛妻志剛卒貧而無子有司給以棺木衣氏紿匠者曰可寛大其棺吾夫有遺衣服欲盡置其中匠者然之是夕衣氏具雞黍祭其夫家之所有

悉散之隣里及同居王媼曰吾聞一馬不被兩鞍吾夫既死與之同棺共穴可也遂自剄死有侯氏者鈞州曹德妻德病死侯氏語人曰年少夫亡婦人之不幸也欲守吾志而亂離如此其能免乎遂縊死於墓又周經妻吳氏郭惟辛妻郝氏陳輝妻白氏張頑住妻杜氏程二妻成氏李貞妻武氏温都爾妻張氏並以夫亡不忍獨生自縊而死事聞咸旌異之

湯煇妻張氏處州龍泉人會兵亂其家財先已移入山

砦夫與姑共守之舅以疾未行張歸任樂膳且以輿自隨既而賊至即命以輿載其舅而己遇賊賊以刀脅之曰從我則生否則死張掠髮整衣請受刃賊未忍殺張懼污即奪其刃自剄死年二十七又湯婍者亦龍泉人有姿容賊殺其父母以刃脅之婍不勝悲咽乞早死因以頭觸刃賊怒斫殺之其妹亦不受辱而死

俞士淵妻童氏嚴州人姑性嚴待之寡恩童氏柔順以事之無少拂其意者至正十三年賊陷威平官軍復之

已乃縱兵剽掠至士淵家童氏以身蔽姑衆欲汚之童氏大罵不屈一卒以刀摮其左臂愈不屈又一卒斷其右臂罵猶不絶衆乃皮其面而去明日乃死

張氏女高郵人城亂賊知張女有姿豔叩其家索之女方匿複宇間賊將害其父母女不得已乃出拜賊賊即伏地呼其父母為丈人嫗而以女行女欣欣然從之過橋投水死有高氏婦者同郡人也攜其女從夫出避亂見道旁空舍入其中脫金纏臂與女且語夫令疾行夫

挈女稍遠乃解足紗自經賊至焚其舍夫抵儀真夜夢婦來告曰我已縊死彼舍矣其精爽如此

惠士玄妻王氏大都人至正十四年士玄病革王氏曰吾聞病者糞苦則愈乃嘗其糞頗甘王氏色愈憂士玄囑王氏曰我病必不起前妾所生子汝善保護之待此子稍長即從汝自嫁矣王氏泣曰君何為出此言耶設有不諱妾義當死尚復有他說乎君幸有兄嫂此兒必不失所居數日士玄卒比葬王氏遂居墓側蓬首垢面

哀毀踰禮常以妾子置左右飲食寒暖惟恐不至歲餘妾子亦死乃哭曰無復望矣屢引刃自殺家人驚救得免至終喪親舊皆攜酒醴祭士玄於墓祭畢衆欲行酒王氏已經死於樹矣又有王氏者良鄉費隱妻也隱有疾王氏數嘗其糞及疾篤囑王氏曰我一子一女雖妾所生無異汝所出也我死汝其善撫育之遂歿王氏居喪撫其子女既而子又死服除謂其親屬曰妾聞夫乃婦之天今夫已死妾生何為乃執女手語之曰汝今已

長稍知人事管鑰在此汝自司之遂相抱慟哭是夜縊死於園中

李景文妻徐氏名彩鸞字淑和浦城徐嗣源之女畧通經史每誦文天祥六歌必為之感泣至正十五年青田賊寇浦城徐氏從嗣源逃旁近山谷賊持刀欲害嗣源徐氏前曰此吾父也寧殺我賊舍父而止徐氏徐氏語父曰兒義不受辱今必死父可速去賊拘徐氏至桂林橋拾炭題詩壁間有惟有桂林橋下水千年照見妾心

清之句乃厲聲罵賊投於水賊競出之既而乘間復投水死

周婦毛氏松陽人美姿色至正十五年隨其夫避亂麻鷲山中為賊所得脅之曰從我多與若金否則殺汝毛氏曰寧剖我心不願汝金賊以刀磨其身毛氏因大詈曰碎咼賊汝碎則臭我碎則香賊怒刳其腸而去年二十九

丁尚賢妻李氏汴梁人年二十餘有姿容至正十五年

賊至欲虜之李氏怒曰吾家六世義門豈能從賊以辱身乎於是闔門三百餘口俱被害

李順兒者許州儒士李讓之女也性聰慧頗涉經傳年十八未嫁至正十五年賊陷鈞州密邇許昌父謂其母曰吾家以詩禮相傳此女必累我女聞之泣曰父母可自逃難勿以我為憂須臾於後園内自經而死

吳守正妻禹氏名淑靖字素清紹興人至元十六年從家崇德之石門淑靖嘗從容謂守正曰方今羣盜蜂起

萬一不測妾惟有死而已不使人汚此身也是年夏盜陷崇德淑靖倉皇擕八歲女登舟以避有盜數輩奔入其舟將犯淑靖淑靖乃抱幼女投河死

黄仲起妻朱氏杭州人至正十六年張士誠寇杭州其女臨安奴倉皇言曰賊至矣我别母求一死也俄而賊驅諸婦至其家且指朱氏母子曰為我看守日暮我當至也朱氏聞之懼受辱遂與女俱縊死妾馮氏見其母子已死嘆曰我生何為徒受辱耳亦自縊死繼而仲起

弟妻蔡氏抱幼子玄童與乳母湯氏皆自縊及暮賊至見諸屍滿室執仲起將殺之哀求得脫賊遂盡掠其家財而去

焦士廉妻王氏博興人養姑至孝至正十七年毛貴作亂官軍競出虜掠王氏被執紿曰我家墓田有藏金可共取也信之隨王氏至墓所王氏哭曰我已得死所矣實無藏金汝可於此殺我乃與妾杜氏皆遇害又有趙氏者平陽人年二十未嫁寇亂趙被驅迫以行度不能

免紿賊曰吾取所藏金以遺汝賊信之遂還投於廁而死

陳淑真富州陳壁之女壁故儒者避亂移家龍興淑真七歲能誦詩鼓琴至正十八年陳友諒寇龍興淑真見隣嫗倉皇來告乃取琴坐牖下彈之曲終泫然流涕曰吾絕絃於斯乎父母怪問之淑真曰城陷必遭辱不如早死明日賊至其居臨東湖遂溺焉水淺不死賊抽矢脅之上岸淑真不從賊射殺之時同郡李宗頤妻夏氏

名婉常亦儒家女與女匿居後圃中賊至挾其女共投井死

秦閏夫妻柴氏晉寧人閏夫前妻遺一子尚幼柴氏鞠如己出未幾柴氏有子閏夫病且死囑柴氏曰我病不復起家貧惟二幼子汝能撫其成立我死亦無憾矣閏夫死家事日微柴氏辛勤紡績遣二子就學至正十八年賊犯晉寧其長子為賊驅迫在圍中既而得脫初在賊時有惡少與張福為仇往滅其家及官軍至福訴其

事事連柴氏長子法當誅柴氏引次子詣官泣訴曰往

從惡者吾次子非吾長子也次子曰我之罪可加於兄

乎鞫之至死不易其言官反疑次子非柴氏所出訊之

他因始得其情官義柴氏之行為之言曰婦執義不忘

其夫之命子趨死而能成母之志此天理人情之至也

遂釋免其長子而次子亦得不死時人皆以為難二十

四年有司上其事旌其門而復其家

額森呼圖克蒙古欽察氏大寧路達嚕噶齊特穆爾布

哈之妻封雲中郡君夫坐事免官居大寧至正十八年紅巾賊至額森呼圖克與妾玉蓮走尼寺中為賊所得令與衆婦縫衣拒不肯為賊嚇以刃額森呼圖克罵曰我達嚕噶齊妻也汝曹賊也我不能為針工以從賊賊怒殺之玉蓮自縊者凡三賊併殺之先是其子圖勒哲特穆爾年十四與父出城見執於賊諤勒哲拜哭請代父死賊愛諤勒哲姿秀遂挈以從久之乃獲脫歸訪母屍并玉蓮葬焉

呂彥能妻劉氏陵州人至正十八年賊犯陵州彥能與家人謀所往其姊久嫠居寓彥能家先曰我喪夫二十年又無後不死何為苟辱身則辱吾弟矣赴井死劉氏語彥能曰妾為君家婦二十八年茲不幸逢亂離必不負君君可自往妾入井矣彥能二女及子婦王氏二孫女皆隨劉氏溺井一門死者七人

劉公翼妻蕭氏濟南人有姿色頗通書史至正十八年聞毛貴兵將壓境豫與夫謀曰妾詩書家女誓以冰雪

自將儻城陷被執悔將何追妾以二子一女累君去作清白鬼於泉下耳夫曰事未至何急於此居亡何城陷蕭解絛自縊死

袁氏孤女建康路溧水州人年十五其母嚴氏孀居極貧病癱瘓臥於床者數年女事母至孝至正十二年兵火延其里隣婦強攜女出避火女泣曰我何忍舍母去乎同死而已遂入室抱母共焚而死

徐允讓妻潘氏名妙圓山陰人至正十九年與其夫從

舅避兵山谷間舅被執夫泣以救舅脫夫被兵所殺欲
强辱潘氏潘氏因紿之曰我夫既死我從汝必矣若能
焚吾夫可無憾也兵信之聚薪以焚其夫火既熾潘氏
且泣且語遂投火以死又諸暨蔡氏者王琪妻也至正
二十二年張士誠陷諸暨蔡氏避之長寧鄉山中兵猝
至有造紙鑊方沸遂投其中而死
趙洙妻許氏集賢大學士有壬之姪女也至正十九年
紅巾賊陷遼陽洙時為儒學提舉夫婦避亂匿資善寺

洙以叱賊見害許氏不知也賊甘言誘許氏令指示金銀之處許氏大言曰吾詩書冠冕故家不幸遇難但知守節而死他皆不知也賊以刃脅之許氏色不變已而知其夫死因慟哭仆地罵聲不絶口且曰吾母居武昌死於賊吾女兄弟亦死賊令吾夫又死焉使我得報汝當臠汝矣遂遇害寺僧見許氏死狀哀其貞烈賊退與洙合葬之

張正蒙妻韓氏紹興人正蒙嘗為湖州德清稅務提領

至正十九年紹興兵變正蒙謂韓氏曰吾為元朝臣子於義當死韓氏曰爾果能死於忠吾必能死於節遂俱縊死其女池奴年十七泣曰父母既亡吾何以獨生亦投崖而死又何氏者處之龍泉縣李銳妻也因避兵於邑之繩門巖賊至何氏被執欲汚之乃與子榮兒女回娘投崖而死

劉氏二女長曰貞年十九次曰孫年十七龍興人皆未許嫁陳友諒寇龍興其母泣謂二女曰城或破置汝何

所二女曰寧死不辱父母也城陷二女登樓相繼自縊

婢鄭奴亦自縊

于同祖妻曹氏茶陵人父德夫教授湖湘間同祖在諸生中因以女妻焉至正二十年茶陵陷曹氏聞婦女多被驅逐謂其夫及子曰是尚可全生乎我義不辱身以累汝也顧舅年老汝等善事之遂自刭死妾李氏驚抱持之不得亦引刀自刭絶而復蘇曰得從小君地下足矣是夕死

李仲義妻劉氏名翠哥房山人至正二十年縣大饑平章劉哈喇布哈兵乏食執仲義欲烹之仲義弟馬兒走報劉氏劉氏遽往救之涕泣伏地告於兵曰所執者是吾夫也乞矜憐之貸其生吾家有醬一甕米一斗五升窖於地中可掘取之以代吾夫兵不從劉氏曰吾夫瘦小不可食吾聞婦人肥黑者味美吾肥且黑願就烹以代夫死兵遂釋其夫而烹劉氏聞者莫不哀之

李弘益妻申氏冀寧人至正二十年賊陷冀寧申語弘

益曰君當速去勿以我婦人相累若賊入吾室必以妾故害及君矣言訖投井死弘益既免於難再娶安氏居二歲而弘益以疾卒安氏時年三十泣謂諸親曰女子一適人終身不改不幸夫死雖生亦何益哉乃竊入寢室膏沐薰裳自縊於柩側

鄭琪妻羅氏名妙安信州弋陽人幼聰慧能暗誦列女傳年二十歸琪琪家世宦族同居百餘口羅氏執婦道無間言琪以軍功擢鉛山州判官羅氏封宜人至正二

十年信州陷羅氏度弋陽去州不遠必不免於難輒取所佩刀淬礪令銛甚琪問何為對曰時事如此萬一遇難為自全計耳已而兵至羅氏自刎死時年二十九

周如砥女年十九未適人至正二十年鄉民作亂如砥與女避於邑西之客僧嶺女為賊所執賊曰吾未娶當以汝為妻女曰我周典史女也死即死豈能從汝耶賊遂殺之如砥時為紹興新昌典史

狄恒妻徐氏天台人恒早歿徐氏守節不再醮至正二

十年鄉民為亂避難於牛囤山為賊所執驅迫以前徐紿之曰吾渴甚欲求水一杯賊令自汲即投井而死時年十八

柯節婦陳氏者長樂石梁人至正二十一年海賊劫石梁其夫適在縣郭陳氏出避賊道與賊遇被執以行陳氏且行且罵賊亂捶之挾以登舟罵不已忽振厲自投江中其父方卧病見其女至呼之不應駭曰吾豈夢耶既而有自賊中歸者言陳氏死狀乃知其鬼也明日屍

逆流而上止石梁岸傍時盛暑屍已變其夫驗其背有黑子乃慟哭曰是吾妻也舁歸斂之

李馬兒妻袁氏瑞州人至正二十二年李病殁袁氏年十九誓不再嫁以養舅姑有王成者聞袁氏有姿色挾勢欲娶之袁氏曰吾聞烈女不更二夫寧死不失身也遂往夫墓痛哭縊死樹下

王士明妻李氏名賽兒房山人至正二十五年珠展軍至縣李氏及其女李家奴皆被執士明隨至軍軍怒逐

之李氏謂其女曰汝父既為軍所逐吾與汝必不得脫與其受辱不若死女曰母先殺我李氏即以軍所遺鐶刀殺其女遂自殺㼆展聞之為之葬祭仍書其門曰王士明妻李氏貞節之門有司上其事為樹碑焉

陶宗媛台州人儒士杜思絅妻也歸杜四載而夫亡矢志守節台州被兵宗媛方居姑喪忍死護柩為游軍所執迫脅之媛曰我若畏死豈留此耶任汝殺我以從姑於地下爾遂遇害其妹宗婉弟妻王淑亦皆赴水死

高麗氏宣慰副使博囉特穆爾妻也至正二十七年十二月其夫死於兵謂人曰夫旣死矣吾安能復事人乎乃積薪塞户以火自焚而死

張訥妻劉氏藍田人訥為監察御史早卒劉守志不二河東受兵劉氏二子衡衍俱以事出外度不能自脱遂與二婦孫氏姚氏決死盡發背囊分給家人婦姑同縊焉有華氏者大同張思孝妻為摩該兵所執以不受辱見殺其婦劉氏傴壓姑屍大罵不已兵併殺之後家人

殮其屍婦姑之手猶相持不捨

觀音努妻布延德濟蒙古氏宗王赫嚕之女大都被兵布延德濟謂其夫曰我乃國族且年少必不容於人豈惜一死以辱家國乎遂自縊而死時張棟妻王氏語家人曰吾為狀元妻義不可辱赴井死其姑哭之慟亦赴井死

安志道妻劉氏順州人志道及劉氏之弟明理並登進士第劉氏避兵匿巖穴中軍至欲汚之劉氏曰我弟與

夫皆進士也我豈受汝辱乎軍士以兵磨其體劉大罵不輟聲軍怒乃鉤斷其舌含糊而死

宋謙妻趙氏大都人兵破大都趙氏子婦温氏高氏孫婦高氏徐氏皆有姿色合謀曰兵且至矣我等豈可辱身以茍全哉趙即自經死諸婦四人諸孫男女六人衆妾三人皆赴井而死

齊關妻劉氏河南人關應募為千夫長戰死澤潞間劉氏貧無所依守志不奪有來強議婚者劉氏紿曰吾三

月三日有心願償畢當從汝所言是日徑往彰德天寧寺登浮圖絶頂祝天曰妾本河南名家劉氏女遭世亂適湖南齊關為妻今夫已死不敢失節也遂投地而死

王宗仁妻宋氏進士宋聚之女也宗仁家永平永平受兵宗氏從夫避於鏵子山夫婦為軍所虜行至玉田縣有窺宋氏色美欲害宗仁者宋氏顧謂夫曰我不幸至此必不以身累君言訖遂攜一女投井死時年二十九

王履謙妻齊氏太原人治家嚴肅克守婦道至正十八

年賊陷太原齊氏與二婦蕭氏呂氏及二女避難於趙莊石巖賊且至度不能免顧謂二女曰汝家五世同居號為清白豈可虧節辱身以苟生哉長女曰吾夫已死令為未亡人得死為幸呂氏曰吾為中書左丞之孫義不受辱齊氏大哭乃與二婦二女及二孫女俱投巖下以死

王時妻安氏名正同磁州人平章政事祐孫女也至正十九年時以參知政事分省太原安氏從之二十年賊

兵寇太原城陷衆皆逃安氏與其妾李氏同赴井死事聞贈梁國夫人謚莊潔

徐猱頭妻岳氏大都人兵入都城岳氏告其夫曰我等恐被驅逐將奈何其夫曰事急惟有死耳何避也遂火其所居夫婦赴火以死其母王氏二女一子皆抱持赴火死

金氏詳定使四明程徐妻也京城既破謂其女曰汝父出捍城我三品命婦汝儒家女又進士妻不可受辱抱

二歲子及女赴井死

汪琰妻潘氏徽州婺源人年二十八而琰卒潘氏誓不他適以其夫從兄之子元圭為後元圭時始三歲鞠之不啻己出潘氏卒年六十二元圭之子良垕有子燕山燕山卒時妻李氏年二十四無子乃守志自誓父母欲奪而嫁之不聽燕山兄子惟德娶俞氏惟德早死二子甚幼俞氏守節辛勤不墜家業故人賢汪氏之門而稱曰三節同郡歙縣吳子恭之妻蔣氏年二十八而夫亡

孀居五十年年七十八卒至正十四年旌表門閭

元史卷二百一

元史卷二百一考證

俞士淵　浙江通志作俞溥

吳守正妻禹氏傳至正十六年從家崇德之石門　至正訛至元按順帝至元六年即改元至正傳中羣盜蜂起云云合是至正年間事今改

王時妻安氏傳至正十九年時以參知政事分省太原按宰相表時除參政在至正十九年分省太原在二十年